



钟校长

■ 全秋生



师者

■ 程勳

怀揣梦想,躬耕于经史子集
穿行于数字和符号叠加的丛林
燃人民的一把火
让你目光炯炯
沿着一道尊严的师道
跨上范本,讲义和真知垒起的讲台
那一刻
你有了高出一筹的视觉
也有了让我们仰望的高度

探求未知
智慧的犁铧划过洪荒
让我们的眼里盛满了光和热
阅读历史
用忧愤的文字敲打骨骼
让我们体内多了些坚硬的钙质

背沉沉黑夜
内心燃起红烛的光
红墨水在血管里奔涌
勾画纵横交错的阡陌
种下桃李
所有的荒芜
有了葱茏的开始
天空有了一群小鸟自由飞翔

白色的粉笔灰
飘扬成一场大雪
漂白了你的鬓发
也在你的清白上漂白了灵魂
雪被下
所有的稚嫩与渴望
顺着教鞭的指向
一齐修行
花朵留下的密码

老师,节日快乐

■ 夏雨

这个教师节
我不送您鲜花
也不送贺卡
只想对您说一声
老师,节日快乐

面对您
我似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满怀感恩与喜悦

可我感恩的嘴唇
说不清一句
喜悦的祝福

桃李芬芳的九月
我愿成为一枚
悬挂在枝头红硕的果
而当您走过
我要“啪”的一声
落在您的足下

老师,您会像牛顿一样
捡起调皮的我么
从而
再次语重心长地
讲起牛顿的故事

女儿,我向你敬礼

■ 徐永良

女儿是一名特岗教师,在大山里支教,今年是她度过的第四个教师节,特祝她教师节快乐!

你是一朵刚刚出水的芙蓉
身上还散发着
稚嫩的体香
你就肩负起使命
走进了大山
走进了一片纯净的荒芜
你说,大山里的桃李
亟待浇灌
你说,大山里的荒原
亟待开发
那里有一群天真烂漫的阳光
那里有一片至纯至真的清溪
他们是一朵朵山茶花
正开得娇艳
他们是一群群嗷嗷待哺的小鸟
正在茁壮成长
但他们对未来有更多的未知
正待祈求探秘
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你与大山融为一体
你要把那些叮咚的泉水
引向大海
给他们扬起远航的帆
你要把那些未知的沙漠
披上绿洲
给他们浇灌知识的泉
教师,崇高而神圣的职业
你却以一个平凡者的身份
去塑造大山里不平凡的灵魂
你在三尺讲台演绎多彩的人生
你把你塑成红烛的雕像
让飞洒的笔粉融进大山的皱褶
向老师敬礼!
向女儿敬礼!

那年九月,我从修水三都镇中学高一转往修水三中读高二年级,记得当时的语文老师名叫钟尧,还是当时学校的副校长,学校郑重其事地安排一位校领导来教授我们班的语文课,可见我们当时的班级还是蛮受学校重视的。

钟校长教语文课的情景是如何精彩,其授业解惑的成绩是如何显著,现在想来确实难以具体描写了,毕竟30年时光不算太短,钟校长离开我们驾鹤远去几近20年,但有几个片段在我的脑海里还是鲜活依旧,久久挥之不去。

记得那年社会上正在大力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文明礼貌月活动,标语到处都有,令人瞩目。真好这个时候我不是感冒的缘故还是因为臭鼬肆虐引起的奇痒,总之,我来到了县人民医院门诊部买药。几个窗口早已排起了长龙,我也很自觉地排在快到大门口的地方排队。也许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吧,我不停地东张西望,真的希望早点轮到自己,可是每当快到的时候就会有几个人过来插队,看样子都和窗口里面的工作人员熟悉:这些不速之客和窗口里面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打着招呼,潇洒地插入队伍,然后迅速地取走了药品。我眼巴巴地看着前面的长龙,又看看左右墙上贴着的大幅标语,心里急得像着火一样。因为学校中午休息时间本就不多,何况这么远的路,当时可没有什么公交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就是过河也没有浮桥,只有一条破船一个老人在摆渡。可插队的哥们却接连不断,我很奇怪队伍里怎么没有人提意见,心里非常气愤却不吱声,毕竟我有自知之明,小萝卜一个,说不定被人一巴掌就会打飞,但不敢说并不意味着自己心里没有意见,长大以后才理解自己当时的状态正是敢怒而不敢言的真实写照。

回到学校以后,正逢钟尧校长布置写作文,于是我以“如此文明”为题写了一篇小作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此文竟然得到了钟校长的高度夸赞并在班上公开表扬,很少受过表扬的我此时此刻心里真是美滋滋的。从此,我的作文水平大有长进,写成了我高二年级语文科大餐里最有趣的一道佐料。前几年因为要出版一本集子,春节期间我回家翻箱倒柜地找一些当年发表过的小文字,竟然找到了我高二年级的作文本,翻开一看,每篇作文上的评语都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鼓励之词,当时我心

中一动,这些年来之所以能够长期与文字打交道,与钟校长的关爱与帮助是分不开的。可惜的是当时随手又放回乱书堆了,现在要找出来恐怕又得费一番功夫,但我可以肯定这个作文本还存在于我的生命里,没有离我远去。

还有一个印象就是那年钟校长的脚摔伤了,本来是可以请假让别的老师代课的,也许是钟校长不愿意离开我们这一班学生,也许是他担心别的老师不熟悉我们班的具体情况,也许是担心教学进度赶不上……总之,钟校长并没有因此而休息,每天单腿一拐一跳地前来上课,一节课都没有落下。说实话,当时的我们并没有感到特别激动,甚至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直到若干年后自己也成为一名老师的时候,才明白单腿一拐一跳地上楼梯到教室给学生上课有多么困难,作为一位校领导这样坚守岗位的精神又是多么可贵?可我的一位彭姓学长,好像是来自武宁,在课堂上不认真听讲的态度还是激怒了钟尧校长,只见他一拐一跳地来到钟校长面前,一手揪住学长的衣领,大声地说:某某,你不信试试看,我一手一脚也能把你摆平!平日蛮高调的学长顿时面如土色,被钟校长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乖乖地坐下来认真听讲。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钟校长发脾气,以至于数十年后钟校长发怒时须发倒竖的威严相貌依然在眼前晃动。

再见到钟校长,那是1993年的时候,我作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重新回到了母校修水三中任教。那时钟校长已经退休,每天早上都坚持锻炼,我们经常能见面,见面之时总有一些话题要谈及。记得有一次钟校长问我入党没有?我告诉他1989年在大学就读期间我就是积极分子,“5·19空校运动”时整个中文系只有两个人坚持留校,我就是其中之一;参加工作后也有写过申请书,估计有困难。钟校长连连叹气:小全,你这么优秀怎么没有入党,要继续努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钟校长的语重心长让我深感愧疚,但我深知要改变自己散气的性格,一时可能还有些难度。

1996年上半年,有一天,钟校长突然找到我,说要给我和在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妻子写封表扬信,想发表在《修水报》上。我大吃一惊,后来才弄明白其中原委:原来钟校长有一位亲戚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时,得到了我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后来听妻子说起过病人的小孩就在我班上读书,我带着

往事悠悠

■ 刘央

宿舍里,门前放有打水桶的就是张老师的房间。

有一回,我的水用完了,拿着一个空脸盆在两口井边来回地转,等了好久都没有人去打水,没有办法,尽管历史没有考试,我也没考高分,还是斗胆独自去向张老师借桶。张老师爽快地答应并温和地说:“拿去吧,打水小心点,用完记得拿回来就行。”我人小力不够,从井里打起半桶水,绳子左摆右摆,桶碰到井壁,留下新伤的痕迹,我胆战心惊地去还桶,张老师却什么也没说。在我眼里,张老师是个慷慨大方,很能包容学生的老师,那时我就一个劲地学好历史来回报他,如今的我总是能宽待我的学生,多少传承了张老师的厚德。

初中毕业以后,多年未见张老师。2017年春,我参加了庐山西海谷雨诗会,巧遇张老师,才知张老师从小爱文学,能写诗。他说他从读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写诗了,至今已五十余年。张老师非常喜欢古诗,能背一千多首古典诗词,诗歌创作他是从写古诗开始的。1978年,他在永修师范读书,读了五四时期的现代诗,又喜欢上了现代诗。尤其是刘半农的《相隔只有一层纸》一诗,短短的几句话,就能深刻地揭露重大的社会问题,对张老师触动很大,于是,他就改写现代诗了。自那以后古诗就写得很少,现代诗歌一直写到现在,早在1991年,便有诗歌《父亲与大山》发表在《九江日报》。

张老师诗歌写得好,没想到散文也写得不赖,这次征文比赛张老师写的是散文《春行长江湖》,诗意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荣获二等奖,实至名归。当我看到获奖名单上有张老师的名字,我很高兴,我

学生去找学校主要领导,希望能给该生免除学杂费,但主要领导不同意,说你可以免除她的班费,但学校不可以免除学杂费,因为没有这个先例。于是我带头发动全班同学为这位学生捐助,记得当时总共捐款的金额约是70元(当时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希望工程”这一时髦的说法。其实我和妻子也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罢了,却没有料到这位同学正是钟校长亲戚的小孩,她的父亲便把经过向钟校长讲述一番。我诚惶诚恐地劝钟校长千万不要写新闻报道,一写反而弄得很尴尬;我本人不在乎这种原本就属于一位班主任老师应尽的义务和职责之举;我的妻子更是年年先进,可以说是县人民医院屡受表扬的一面旗帜,事迹早已上过许多报刊的头条新闻。如果真的在《修水报》出现这样的表扬信,一场出自内心的关爱行动就会被某些人解读成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炒作之嫌。钟校长见我十分诚恳且毫无做作之嫌,对我更是褒奖有加。

让我想不到的是一天清早,我从县城赶到学校上早自修时,听说钟校长出事了:因为挑粪去浇菜,结果摔了一跤,得脑溢血在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我深感遗憾,因为钟校长多次和我说起过,等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时要去香港转一圈,为此每天都要早起跑步高强度地锻炼身体,真的没有想到平时身体强健的钟校长竟然没有兑现这个诺言。当送葬的队伍长龙似的从学校门口路过时,有课时在身的我,却无法亲自去送老校长最后一程。只好将目光透过窗户的上空,遥祝我所尊敬的的老校长那矫健的身影脚踏祥云向天国飘升而去。

其时,我已经在报刊上开始发表一些小豆腐块,也曾想过写一点小文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但我始终不肯相信身体强健的老校长真的会离开我们;北漂之后曾有一年春节回家,我专程去看望钟师母,谈起老校长的时候心里也曾想过要写一些文字来纪念我所尊敬的老校长,但望着师母那稍显憔悴的神情,我始终不忍心说出心中的想法。如今一转眼,毕业离开母校已经有30年了,钟师母也失去联系不知居住何方。但钟校长那慈祥而又不乏严厉的容貌始终会在在我眼前飘摇晃动,仿佛要给我一股前进的力量,让我在寒冷的北国里奋勇前行。

为自己曾经师从作家老师而庆幸欢喜。当张老师听说我获奖,他也非常开心,学生与老师同期获奖,哪怕是个小奖,老师也荣耀。我是写散文的,张老师建议我平日读读诗,这倒与我的想法一致,我曾在我的散文《闲时莫忘读点诗》中,略略地说到多维度解读诗歌会让人受益无穷。

张老师的心情,我深有体会。应该与我得知我的学生刘明松和郭桐宇获奖时的心情一样,尽管学生获奖与老师关系不大或没有关系,但作为老师,没有比看到学生有了收获,赢得成功更有成就感的。

刘明松是我带的2000年毕业生。我是从初二接手教他语文并当他的班主任,他成绩一般,写得一手好字。我课前课后地表扬他,常常对他说“人生能因做好一件事而精彩”,让全班同学向他学习。二十年了,他真的走出了一条精彩的人生之路,当下在上海工作,早已是全国书法协会会员。这次家乡书画征稿,他回乡献上墨宝,可见他爱书法也爱家乡。

我从教二十五载,学生毕业三年一届,送走一届又一届。今年新的一届又开始了,班里有特长的学生不少,其中郭桐宇是发展较全面的学生,学习成绩不错,围棋走到业余五段,毛笔字也能拿得出手,尽管这次他书法在比赛中只得了个参展奖,毕竟他还小,来日方长,只要坚持,一定能让兴趣爱好变为一种能力……

一个链接,勾起我对悠悠往事的回忆,流逝的年华,沉淀的是美好,我久久难以平静,心中汹涌着为师的荣耀,也期待着张老师和自己以及其他千千万万老师的教育百花园里姹紫嫣红,芳香四溢。

师恩是一盏明灯

■ 江初昕

矮到高安排好座位以后,手里拿着细长的竹鞭开始了他的训话:首先欢迎小朋友来读书学文化知识,做学生要懂礼貌,读书是要讲纪律、讲规矩的,坐要脚抓地,肩膀水平,腰板要挺直;上课的时候不能东张西望,不能吃东西,更不能大声说话。嘿!整个就是一个下马威。一天的功课就是练习坐功,可把我们这些猴样的野孩子害惨了,一个个叫苦不迭,比坐针毡还难受。

第二天,大伙就对读书没有了兴趣,都赖在家里不肯上学。母亲把我从家里拖出,我死死抱着学校门前的一棵梨树,不肯踏进学校的门坎。这时,程老师赶来,对我母亲说,不要管他,干你的活去。母亲走了,我孤独无援,渐渐地松开了手走进教室。从此,我对程老师胆怯,生分了起来。

我读初二那一年,父亲突发脑溢血离开了人世。我到学校里把铺盖打包回家,打算回家帮母亲干田里的活。刚到的那天晚上,程老师却上我家来了。程老师变得很严肃地对我母亲说,家里的情况也都是明摆在这里,但小孩的学习耽误不起,困难只是暂时的。程老师把我的实际情况写成材

料,跑公社又跑县教育局,为我申请到了助学金,让我重新回到了学校。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程老师伸出了援手,无疑是雪中送炭。

在程老师的努力下,我们村庄的学校大有改观,程老师也由民办教师正式转为公办教师。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考虑到生源不足,教育部门进行了资源整合,村里的小学撤掉了,合并到五里开外的中心小学,程老师也调到中心小学任教了。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成为附近乡村难得的大学生。得知我考上了大学,程老师买了一支派克钢笔特地赶到我的家中,前来祝贺。我在众多的乡亲们面前,对程老师深深鞠了一躬。

大前年,程老师从小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他倾其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乡村基础教育的工作中,可谓是呕心沥血。世事多变,我也调动了几次工作,但走到哪里,程老师送我的那支派克钢笔一直随身携带。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揣摩着那支钢笔,眼前又仿佛出现程老师智慧而严峻的目光。程进杰老师操守严明、为人师表的风范,言传身教周围的每一个人,也让我受益终生。

程进杰老师属于公社派下来的民办老师,由于村庄地处偏僻,要爬好远的山路才能到达。之前也来过几个民办老师,皆因寂寞难耐,都没留住。眼看着我们这帮野孩子就要失学,村长急得不行。就在这年秋季即将开学,村长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咱们村要来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刚刚从部队退伍下来,明天正式来我们村庄小学任教。大家一听,自然欣喜万分。

程老师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对这里恶劣的环境早已有所耳闻,心态乐观向上,不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把学校及住宿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在四周种满了花草。他还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学校的操场上搭建了简易的篮球架和高低杠,开展一些简单的体育运动项目。程老师来的那年,我还没到入学的年龄,对程老师也不惧怕,整天跟在他的身边嬉戏玩闹。别看程老师平日里亲善友好,笑容可掬的样子,可上课教起书来却仿佛换上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我上学的第一天才认得的。秋季上学堂的第一天,我和同年的伙伴都背着裁缝做的崭新书包,神情异常兴奋。到了学堂,程老师首先从